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  
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二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編號 D8621501

# 卷二十

一卷

俞牙捧琴謝知音

說曾分鮑叔金

今交道姪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  
牙他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  
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  
之羞齊相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  
幾樣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  
知心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知心上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5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二十卷

計押番金鰻產禍舊名金鰻記

終日昏昏醉夢間

忽聞春

強登山

因過竹院逢僧話

又得浮生半日閑

話說大宋徽宗朝有個官人姓計名安在其司官廳下做個押番止只夫妻兩口見偶一日下番在家天色却熱無可消遣却安排了釣竿迤邐取路來到金明池上釣魚釣了一日不名目發市計安肚裏焦躁却待收了釣竿歸去覺道浮子沉下去釣起一件物事來計安道聲好不知高低只有錢一兩裏計安在籃內

收拾了竿子起身取路歸來一頭走只聽得有人叫道計安回頭看時却又沒有人又行又叫計安吾乃金明池掌汝若放我教汝官自貴不可言盡汝若害我教你合家人口已死於非命仔細聽時不是別處却是魚籃內叫聲計安道却不作怪一路無語到得家來放了竿子籃兒那渾家道丈夫快去廳裏去太尉使人來叫你兩遭不知有甚事分行便來計安道今日是下番日期叫我做甚說不了又使人來叫押番太尉等你計安連忙換了衣衫和那叫的人去幹當官的裏了畢回來家中略可不必教排飯來喫

家安排一件物事放在面前押番見了喫了一驚道聲苦不知高低我這性命休了渾家也喫一驚道沒甚事叫苦連聲押番却把早間去釣魚的事說了一遍道是一條金鰻他說吾乃金明池掌若放吾大富不可言若害我教我合家死于非命你却如何把他來害了我這性命合休渾家見說啐了一口唾道却不是放屁金鰻又會說起話來我見沒下飯安排他來喫却又沒事你不喫我一發喫了計安終是悶悶不已到得晚間夫妻兩個解帶脫衣去睡渾家見他懷悶離不得把些精神來陪待他自當夜之間那渾

家身懷六甲只見眉低眼慢慶大乳高條忽間又十月滿足臨盆之時叫了收生婆生下一個女孩兒來正是

野花不種年年有

煩惱無根日日生

那押番看了夫妻二人好不喜歡取名叫做慶奴時光如箭轉眼之間那女孩兒年登二一八長成一個好身材伶俐聰明又教成一身本事爹娘憐惜有如性命時遇靖康丙午年間士馬離亂因

女家夫妻

女兒三口收拾隨身細軟包裹流落

後來打聽

得車駕杭州駐蹕官員都隨駕來臨

女便連運

取路奔行在來不則一日三口見入城權時討得個安歇便去尋問舊日官員相見了依舊收留在廳着役不在話下計安便教人尋間房安頓了妻小居住不止一日計安覷着渾家道我下番無事若不做些營生恐坐喫山空須得些個道業來相助方好渾家道我也這般想別沒甚事好做美來只好開一個酒店便是你上番時我也和孩兒在家裏賣得計安道你說得是和我肚裏一般便去理會這節事次日便去打合個量酒的人却是外方人從小在臨安討衣飯喫沒爹娘獨自一個姓周名得排行第三安排都

了。選吉日良時開張店面。周二就在門前賣些果子。自捏合些湯水。到晚間就在計安家睡。計安不在家。那娘兒兩個自在家中賣。那周三直是勤力。却不躲懶。倏忽之間相及數月。忽朝一日。計安對妻子道。我有句話和你說。不要嗔我。渾家道。却有甚事。只管說計安道。這幾日我見那慶奴。全不像那女孩兒相態。渾家道。孩兒日夜不曾放出去。並沒甚事。想必長成了。怎麼計安道。莫托大。我見他和周三兩個打眼色。當日沒話說。一日計安不在家。做娘的叫那慶奴來。我兒娘有件事和你說。不瞞我。慶奴道。沒甚事。娘

便說道。我這幾日見你身體粗醜。全不相模樣。實對我說。慶奴見問。只不肯說。娘見那女孩兒前言不應後語。失張失志。道。三不著兩面上。忽青忽紅。娘道。必有緣故。捉住慶奴。搜檢他身上。時娘只嘆得口氣。叫聲苦連腮。贈掌打那女兒。見你却被何人壞了。慶奴喫打不過。哭著道。我和那周三兩個有事。娘見說不敢出聲。跌著脚。只叫得苦。却是怎的計結。爹歸來時。須說我在家管甚事。裝這般幌子。周三不知裏面許多。裏兀自在門前賣酒。到晚計安歸來歇息了。安排些飯食。喫罷。渾家道。我有件事和你說。果應你的言語。

那丫頭被周三那厮壞了身體那計安不聽得說萬事全休聽得說時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要去打那周三渾家攔住道且商量打了他不爭我家却是甚活計計安道我指望教這賤人去個官員磨筆却做出這般事來譬如不養得把這丫頭打殺了罷做娘的再三再四勸了一個時辰爹性稍過便問這事却怎地出豁做娘的不慌不忙說出一個法兒來正是

金風吹樹蟬先覺

斷送無常死不知

渾家道只有一法免得粧幌子計安道你且說渾家道周二那厮又在我家得使何不把他來招贅了說話的當時不把女兒嫁與周二只好休也只被人笑得一場兩下趕開去却沒後面許多說話不想計安聽信了妻子之言便道這也使得當日且分付周三歸去那周三在路上思量我早聞見那做娘的打慶奴晚間押番歸却打發我出門莫是東總事發若果是這事走漏須教我喫官司如何計結沒做理會處正是

烏鴉與喜鵲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閒話提過離不得計押番使人去說合周二下財納

禮擇日成親不在話下。倏忽之間，周二入贅在家。一載有餘，夫妻甚是說得著，兩個暗地計較了。只要搬出去住，在家起晏睡早，躲懶不動。周二那廝打出吊入公，然乾額計安忍不得不住，和那周三那廝開便和渾家商量，和這廝官司一場奪了。休却不妨得日前時，便怕人笑，沒出手。今番只說是招那廝不著，便安排圈套捉那周二。些個事開將起來，和他打官司。隣舍勸不佳，奪了。休周二只得離了計押番家，自去趕趁慶奴，不敢則聲。肚裏自煩惱，正是生離死別。討休在家相及半載，只見有個人來尋押番娘，却是個說

親的媒人相見之後，坐定道：「開知宅上小娘子要說親，老媳婦特來計安道，有甚好頭腦，萬望玉盟婆子道不是別人。這個人是虎翼營有請受的官身，占役在官員去處，姓戚名青。計安見說，因緣相撞，却便肯即時便出個帖子，幾盃酒相待，押番娘便說道：「婆婆用心，則個事成時，却得相謝婆婆謝了。自去夫妻兩個，却說道：「也好。一則有請受官身，二則年紀大些，却老成。三則周二那廝不敢來，胡生事已自嫁了個官身。我也認得這戚青，却善熟話中見快媒人。一合說成，依舊少不得許多節次。成親却說慶奴與戚青兩

個說不著道不得個少女少郎情色相當戚青却年  
紀大便不中那慶奴意却整日鬧炒沒一日靜辦爹  
娘見不成模樣又與女奪休告托官員封過狀子去  
所屬看人情面給狀判離戚青無力勢被奪了休遇  
喫得醜便來計押番門前罵忽朝一日發出句說話  
來教張公喫酒李公醉柳樹上著刀桑樹上出血正  
是

安樂窩中好使乖

中堂有客寄書來

多應只是名和利

撒在床頭不拆開

那戚青遇喫得酒醉便來廝罵却又不肯與他爭初

時隣里也來相勸次後喫得醉便來把做常事不採  
他一日戚青指著計押番道看我不殺了你這狗男  
女不信道了自去隣里都知却說慶奴在家又經半  
載只見有個婆婆來閒話莫是來說親相見了茶罷  
婆子道有件事要說怕押番焦躁計安夫妻兩個道  
但說不妨婆子道老媳婦見小娘子兩遍說親不著  
何不把小娘子去個好官員家三五年一程却出來  
說親也不遲計安聽說肚裏道也好一則兩遍裝幌  
子二則壞了些錢物却是又嫁甚麼人是得便道婆  
婆有甚麼好去處教孩兒去則個婆子道便是有個



官人要小娘子特地教老媳婦來說見在家中安歇  
他尊來宅上喫酒認得小娘子他是高郵軍王簿如  
今來這裏理會差遣没人相伴只是要帶歸宅裏去  
却不知押番肯也不肯夫妻兩個討議了一會便道  
若是婆婆說時必不肯相悞望婆婆王盟則個當日  
說定商量揀日做了文字那慶奴拜辭了爹娘便來  
伏事那官人有分教做個失鄉之鬼父子不得相見  
正是

天聽寂無聲

蒼蒼何處尋

非高亦非低

都只在人心

那官人是高郵軍王簿家小都在家中來行在理會  
本身差遣姓李夕子由討得慶奴便一似夫妻一般  
日闌寒食節夜裏正月半那慶奴思衣得衣思食得  
食數月後官人家中信到催那官人去恐在都下費  
用錢物不只一日幹當完備安排行裝買了人事催  
了船隻即日起程取水路歸來在路貪花戀酒遷延  
程途直是怏怏相次到家當直人等接著那官人出  
來與官人相見官人只應得喏便道恭人在宅幹管  
不易便教慶奴入來參拜恭人慶奴低著頭走入來  
立地却待拜恭人道且休拜便問道是甚麼人官人

道實不瞞恭人在都下早晚無人使喚胡亂討來相伴今日帶來伏事恭人看了慶奴道你却和官人好快活來我這裏做甚麼慶奴道奴一時遭際恭人看離鄉背井之面只見恭人教兩個養娘來與我除了那賤人冠子脫了身上衣裳換幾件粗布衣裳著了解開腳蓬鬆了頭罰去厨下打水燒火做飯慶奴只叫得萬萬聲苦哭告恭人道看奴家中有老爹娘之面若不要慶奴情愿轉納身錢還歸宅中恭人道你要去可知好哩且罰你厨下喫些苦你從前快活也勾了慶奴看著那官人道你帶我來却教我恁

地模樣你須與我告恭人則個官人道你看恭人何等情性隨你了得的包待制也斷不得這事你且沒奈何我自性命不保等他性下却與你告即時押慶奴到厨下去官人道恭人若不要他時只消退在牙家轉變身錢便了何須發怒恭人道你好做作兀自說哩自此罰在厨下相及一月忽一日晚官人去厨下只聽得黑地裏有人叫官人官人聽得認得是慶奴聲音走近前來兩個扯住了哭不敢高聲便說道我不合帶你回來教你喫這般苦慶奴道你只管教我在這裏受苦却是幾時得了官人沉吟半晌道我

有道理教你處不若我告他只做退你去牙家轉變身錢安排解舍悄悄地教你在那裏住我自教人把錢來我也不時自來和你相聚是好也不好慶奴道若得如此可知好哩却是灾星退度當夜官人離不得把這事說道慶奴受罪也勾了若不要他時教發付牙家去轉變身錢蔡人應允不知裏面許多事且說官人差一個心腹虞候叫做張彬專一料理這事把慶奴安頓解舍裏隔得那宅中一兩條街只瞞着蔡人一個不知官人不時便走來安排幾盃酒喫了後免不得幹些沒正經的事却說宅裏有個小官人

佛郎年方七歲直是得人惜有時往來慶奴那裏要爹爹便道我兒不要說向媽媽道這個是你姐姐孩兒應喏忽一日佛郎來要走入去那張彬與慶奴兩個相並肩而坐喫酒佛郎見了便道我只說向爹爹道兩個男女迴避不迭張彬連忙走開躲了慶奴一把抱住佛郎坐在懷中說小官人不要胡說姐姐自在這裏喫酒等小官人來便把果子與小官人喫那佛郎只是說我向爹爹道你和張虞候兩個做甚麼慶奴聽了口中不道心下思量你說了兩個却如何眉頭一縱計上心來寧苦你莫苦我沒奈何

來年今月今日今時是你忌辰把條手巾捉住佛郎撲番在床上便去一勒那裏消半碗飯時那小官人命歸泉世正是

時間風火性

燒却歲寒衣

一時把那小官人來勒殺了却是怎地出豁正沒理會處只見張彬走來慶奴道討耐這厮只要說與爹爹知道我一時慌促把來勒死了那張彬聽說叫聲苦不知高低道姐姐我家有老娘却如何出豁慶奴道你教我懷了他怎恁地說是你家有老娘我也有爹娘事到這裏我和你收拾些包裹走歸行在見我

爹娘這須不妨張彬沒奈何只得隨順兩個打疊包兒漾開了逃走離不得宅中不見了佛郎尋到慶奴家裏見他和張彬走了孩兒勒死在床一面告了官司出賞捉捕不在話下張彬和慶奴兩個取路到鎮江那張彬肚裏思量著老娘憶著這事因此得病就在客店中將息不止一日身邊細軟衣物解盡張彬道要一文看也沒有却是如何計結簌簌地兩行淚下教我做個失鄉之鬼慶奴道不要煩惱我有錢張彬道在那裏慶奴道我會一身本事唱得好曲到這裏怕不得羞何不買個鑼兒出去諸處酒店內賣唱

趁百十文把來使用是好也不好張彬道你是好人  
家兒女如何做得這等勾當慶奴道事極無奈但得  
你沒事和你歸臨安見我爹娘從此慶奴只在鎮江  
店中趕趁話分兩頭却說那周三自從奪休了做不  
得經紀歸鄉去投奔親戚又不著一夏衣裳著汗到  
秋來都破了再歸行在來亦計押番門首過其時是  
秋深天氣濛濛的雨下計安在門前立地周二見了  
便唱個喏計安見是周三也不好問他來做甚麼周  
三道打這裏過見丈人唱個喏計安見他身上籃襪  
動了個惻隱之心便道入來叫你喫碗酒了去當時  
只好休引那厮却沒甚事千不合萬不合教人來喫

酒却教計押番

一種是死死之太苦 一種是亡亡之太屈

却說計安引周三進門老婆道沒事引他來做甚周  
三見了丈母唱了喏道多時不見自從奪了休病了  
一場做不得經紀投遠親不著姐姐安樂計安道休  
說自你去之後又討頭腦不著如今且去官員人家  
三二年却又理會便教渾家煖將酒來與周三喫喫  
罷沒甚事周三謝了自去天色却晚有一兩點雨不  
周三道也罪過他留我喫酒却不是他家不好都是

我自討得這場煩惱一頭走一頭想如今却是怎地  
好深秋來到這一冬如何過得自古人極計生驀上  
心來不如等到夜深掇開計押番門那老夫妻兩個  
又睡得早不勸我拿些個東西把來過冬那條路却  
靜不甚熱鬧走回來等了一歇掇開門閃身人去隨  
手關了仔細聽時只聽得押番娘道關得門戶好前  
面響押番道撐打得好渾家道天色雨下怕有做不  
是的起去看一看放心押番真個起來看周三聽得  
道苦也起來捉住我却不利害去那灶頭邊摸著把  
刀在手黑地裏立著押番不知頭腦走出房門看時

周三讓牠過一步壁腦後便剝覺道儼手劈然倒地  
命歸泉世周二道只有那婆子索性也把來殺了不  
則聲走上床揭開帳子把押番娘殺了點起燈來把  
家中有底細軟包裹都收拾了碌亂了半夜周三背  
了包裹倒拽上門迤邐出井關門且說天色已曉人  
家都開門只見計押番家靜悄悄不聞聲息鄰舍道  
莫是睡殺了也隔門叫喚不應推那門時隨手而開  
只見那中門計押番死屍在地便叫押番娘又不  
應走入房看時只見床上血浸著那死屍箱籠都開  
了衆人都道不是別人是戚青這廝每日醉了來罵

警世通言 卷十一  
便要殺他今日真個做出來即時經由所屬便去捉了戚青戚青不知來歷一條索縛將去和隣舍解上臨安府府王見報殺人公事即時陞廳押那戚青至面前便問有請官身輒敢禁城內殺命掠財戚青初時辨說後喫隣舍指證叫罵情由分說不得結正申奏朝廷勘得戚青有請官身禁城內圖財殺人押赴市曹處斬但見

刀過時一點清風

屍倒處滿街流血

戚青枉喫了一刀且說周二壞了兩個人命只恁地休却没有天理天幾會錯害了一個只是時辰未到說周二迤遇取路直到鎮江府討個客店歇了沒幾出來閒走一遭覺道肚中有些飢就這裏買些酒喫只見一家門前招子上寫道

醞成春夏秋冬酒

醉倒東西南北人

周三入去時酒保唱了喏問了升數安排蔬菜下口方纔喫得兩盞只見一個人頭頂着斲鑼入來問見前道個萬福周三擡頭一看當時兩個都喫一驚不是別人却是慶奴周三道姐姐你如何却在這裏便教來坐地教量酒人添隻盞來便道你家中說賣你官員人家如今却如何恁地慶奴見說淚下數行但

見

幾聲嬌語如鸞囀

一串真珠落線頭

道你被休之後嫁個人不著如今賣我在高郵軍王簿家到得他家娘子姤色罰我厨下打火挑水做飯一言難盡喫了萬千辛苦周三道却如何流落到此慶奴道實不相瞞後來與本府虞候兩個有事小官人撞見要說與他爹爹因此把來勒殺了沒計奈何逃走在此那厮却又害病在店中解當使盡因此我便出來撰幾錢盤纏今日天與之幸撞見你喫了酒我和你同歸店中周二道必定是你老公一般我須不去慶奴道不妨我自自有道理那裏是教周二夫又教壞了一個人性命有詩爲証

日暮迎來香閣中

百年心事一宵同

寒雞鼓翼紗窗外

已覺恩情逐曉風

當時兩個同到店中甚是說得著當初兀自贖藥煮粥去看那張彬次後有了周三便不管他有一頓沒一頓張彬又見他兩個公然在家乾顙先自十分病做十五分得口氣死了兩個正是推門入相免不得買具棺木盛殮把去燒了周三撇來店中兩個依舊做夫妻周三道我有句話和你說如今都不要你出



去賣唱我自尋些道路撰得錢來使慶奴道怎麼恁地說當初是沒計奈何做此道路自此兩個恩情便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交頸鴛鴦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忽一日慶奴道我自離了家中不知音信不若和你同去行在投奔爹娘大虫惡殺不喫兒周三道好却好只是我和你歸去不得慶奴問怎地周三却待說又忍了當時只不說便休手不合萬不合說出來分明似飛蛾投火自送其死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

慶奴務要問個備細周三道實不相瞞如此如此把得爹娘都殺了却走在這裏如何歸去得慶奴見說大哭起來扯住道你如何把我爹娘來殺了周二道住住我不合殺了你爹娘你也不合殺小官人和張彬大家是死的慶奴沉吟半晌無言抵對條忽之間相及數月周三忽然害著病起床不得身邊有些錢物又都使盡慶奴看著周三道家中沒柴米却是如何你却不要嗔我前回意智今番在依舊去賣唱幾時等你好了却又理會周三無計可施只得應允自

從出去匙匙每日撰得幾貫錢來便無話說有時撰不得來周三那厮便罵你都是又喜歡漢子貼了他不由分說若撰不來慶奴只得去到處熟酒店裏櫃頭上借幾貫歸家撰得來便還他一日却是深冬天氣下雪起來慶奴立在危樓上倚著闌干立地只見三四個客人上樓來喫酒慶奴道好大雪晚間沒錢歸去那厮又罵且喜那三四客人來飲酒我且胡亂去賣一賣便去揭開簾兒打個照面慶奴只叫得苦也不是別人却是宅中當直的叫一聲慶奴你奸倖作却在這裏嚇得慶奴不敢則聲元來宅中下狀得

知道走過鎮江便差宅中一個當直厮趕著做公的來捉便聞張彬在那裏慶奴道生病死了我如今却和我先頭丈夫周三在店裏住那厮在臨安把我爹娘來殺了却在此撞見同做一處當日酒也喫不成即時縛了慶奴到店中床上拖起周三縛了解來府中盡情勘結兩個各自認了本身罪犯申奏朝廷內有感青屈死別作施行周三不合圖財殺害外父外母慶奴不合因奸殺害兩條性命押赴市曹處斬但見

犯由前引棍棒後隨前街後巷這番過後几時回

把眼睜開今日始知天報近正是但存夫子三分  
禮不犯蕭何六尺條

這兩個正是明有刑法相繫暗有鬼神相隨道不得  
個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後人評論此事道計押番釣了金鰻那時金鰻在竹  
籃中開口原說道你若害我教你合家人口死於非  
命只合計押番夫妻償命如何又連累周三張彬戚  
青等許多大想來這一班人也是一緣一會該是一  
宗按上的鬼只借金鰻作個引頭連這金鰻說話金  
明池執掌未知虛實總是個凶妖之先兆計安既知  
其異便不該帶回家中以致害他性命大凡物之異  
常者便不可加害有詩為證

李救朱蛇得美姝

孫醫龍子獲奇書

勸君莫害非常物

禍福冥中報不虛

第二十一卷